

聞

雁

齋

筆

談

聞雁齋筆談卷之二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著

記先君子夢

萬曆丙子正月六日先君子率余謁山神憇狹  
裏雲陟岵軒中軒故王氏墓屋短垣瘦梅庭中  
瓦石紛委窓枕峭壁先君子惘然久之曰此余  
夢中所見也因話永叔夢黃牛廟事既出見石  
馬相向笑曰殆文忠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耶今

日讀子瞻書黃牛廟詩後廢卷哭失聲辛丑距  
丙子已一千六年蓋先君子既歿之十四年也  
婁雲死亦三年矣

錄五十贈語

始衰之年忽焉已至馬齒日長童心正狂上負  
所畏下慚餘子而世周士琰孺和季思率吐珠  
玉投我穢旁漫錄其辭以彰芟好世周詩云幽  
徑蓬蒿滿道遙縱晏眠將無因善病翻更得長

年座有忘憂物門多問字賢蓮花一卷在翻羅  
意超然士琰云仲蔚閒居日清風滿敝廬故人  
一以過高論在玄虛左病非閑史虞貧合有書  
百年俱半度踪跡轉嫵練孺和云五十風塵鬢  
色殘為君長嘯未湏嘆尚餘彩筆千株健不盡  
玄言六月寒俠骨每憑龍劍動雄心欲耗垂壺  
難百年天地惟杯酒白眼何能世上看季思云  
量力守貧賤曲士固應爾誰能不羈才脫屣繁

華裏十年負疴同韁匱非君比岐路四茫茫頽  
波逝靡靡燕雀帷幕間黃鵠舉千里擾擾競名  
徒視我元長子

董家溝老人

黃河水竭抵宿遷幾無河矣萬曆二十七年三  
月十五日予與姚江舒生四明袁生覓小車行  
二十里許至董家溝大雨如注亂落兩鬢下角  
頸及於腰溝水頗深不可度御者相扶攜至河

口得小舟渡焉始抵溝北溝上人竊竊睨予車  
中相與語去留辭不定予輦循溝而走西望紫  
扉高敞叩之一老人豐頤廣額衣裳楚楚亟延  
予輦入問之董其姓予笑曰此所謂董家者也  
老人曰然時有衆客酣飲堂中老人拱手謂其  
衆曰客至矣吾等罷飲客不能安未罷余不能  
安將若何其客揮手而散老人益復洒掃布席  
出胡餅麥酒相勞苦予性不能飲老人曰故知

君不能飲此酒也則更出一甌置几上長跽而請曰客語我此酒佳藏之久矣以俟知者敢以相餉於是盡甌而傾之壺中而手酌一大壘飲予又酌二壘飲兩生予曰性不飲耳脫飲豈畏麥酒哉然老人情至當爲君盡一壘盡一壘足方半歲飲矣老人喜乃自酌數十壘而更以飲予予不能盡觴而止時雨霽則相與走溝上溝上龜裂一望茅葦童子方縱大慄之老人曰大

後得雨則葦怒生余憫之曰老人居此良苦老人戚然久之曰余之苦可勝道哉自吾父祖之居於此也屋廬田舍為魚鱉所窟宅者數矣因指其東曰此之謂落馬湖湖水溢而溝上人之姓名未有不一更者而董氏獨存此豈易易也哉今幸河流暫息吾是以有此居也而賦役更煩急不能堪早暮小吏叫號於門輒負耒而築築已而鑿而河中颶鼓官船踵接予又腰繩而

挽之竟日不下咽矣乃長吏之至止於斯者又必曰董家董家黠隸夤緣為奸呼鷄逐犬傾瓶洗罍不啻行刦矣而余不忍溝之不董姓也夫是以低回不能去予曰老人休矣夫濱河之民而不遭水患豈有是也哉且而不聞絳縣之老人白首不知征役說者以為至治之祥今何望焉夫今之不古亦明矣老人入予亦拍枕而卧嘆曰死名者耶忘其身而守溝姓雖然猶愈於

世之輕去其鄉而不惜祖父之遺若傳舍者

記濟上看月

己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濟寧夾岸皆楊柳月掛柳端萬里空碧與遠之徙倚紗牕下戒童子不張燭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沉欲浮欲飛欲止因憶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則宛如目前光景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如晝風氣如秋濃陰如幕山色如黛如烟村犬

如豹櫓聲滑滑如江南水味如虎丘茶煙如縷  
童子鼻息如雷吾兩人俊語如河決海立萬珠  
噴薄幽語如鬼邃之故不善談爾時目開心豁  
意思活活欲舞余謂邃之此景不應虛擲余自  
吳之燕自燕歸吳游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  
里其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涿  
州之日簷聲潺潺攤衾愁卧時聞鍾磬聲或曰  
此碧霞宮香客也糜後之市上士女駢集余馬

幾不得行，亟出市門外，則疊騎聯鞍，結束妖麗。  
每百十人為一聚，持幡捧鑪，鳴金擊拆，以萬萬  
計。而道旁巫師、佛媼、乞兒、歌郎、亞女、攀子、獻天  
堂，希有之福，利以祈半菽者，鼠竄蝶起，多於黃  
土之菜。一帶幽香，陣陣撲人鼻孔，間麥風毛雨  
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沙上，忘其身之為我也。因  
作二詩問之，恨下語酸薄，如學究設席，不堪咀  
嚼耳。書館清閒，嘗令達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孟。

毛不果

煎茶

童子臭鼾故與茶聲相宜水煮聲喧致有松風之嘆夢眼特張沫濺灰怒亦是煎茶蹭蹬舟中書

病瘡

水國多瘡往往遇符呪而愈小夫婦人奉之如佛應如響白面鰣生心知其不然窘或用之

輒亦不効張子曰天下之言最無用者其言生  
乎眼中讀不上數行書又不能深入其義傍旁  
古人成語含糊似解漫言吾道一貫異學可誅  
此寧不然及其沾一災一疾叩頭請命以行其  
不信之說豈有異乎固不若小夫婦人其誠實  
心有所注而取効速也昔中峯和尚嘗造麵以  
食大衆大行菩薩下之據獅子座遶香積而行  
中峰取麵板撲頭便打曰任汝作模樣決不汝

信大解脫人其手段自爾若此者入水不濡入  
火不燒彼江頭之鬼敢拾其嘔噦之餘乎中元  
日僵卧齋中自笑符水不靈書此

智量

文待詔好獎許後進晚年人有乞書者輒云善  
老且倦即書亦不工盍往周公瑕公瑕書不減  
我而神情正旺於君何如有乞畫者輒又云當  
吾世而有錢叔寶安以我為人謂二公之名起

於待詔然不謂待詔之書盡故出二公下也吾  
鄉某某皆藉弇州公以成其名頗與諸英少徃  
還而人有稱後來之俊者兩人絕無一字然弇  
州終不以此少兩人蓋智量之相越大抵然矣

結伴

學問到得有商量時已自幾分相應不可輕覩  
否則惟默識有力中阿含經云尊者阿那律陀  
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

歸坐禪至於晡時先從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  
獨舉如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  
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說法或坐默然雲栖  
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誠哉言乎

草玄

吳興老儒之女小字瑞丸頗解琴理能寫山水  
竹石余嘗以扇請之為書澹雲疏樹而置一艸  
堂其下頗得空山無人之致且題之曰問奇人

去後寂寞子雲亭蓋贈語也扇亡久矣女亦不知所在夢中聞有歌之者思之惘然旦起公亮以竹紙百幅見貽旁皆有硃文艸玄二字笑而記之

陸小拙

常恨陸小拙之技不能殫其歲月之力卒成良剗利七以傳後世而好製小刀綾文蠅字輕若羽毛蓋陸生之言曰非是則莫我肯售也予聞

而憐焉世人拙於用大工者不能待時固如是耳予生平不好佩刀然陸生每有會意者輒馳眎予今日招而酒之而王世周偕僧海從持一詩冊相訪會李季膺沈衛安在坐吹簫度曲雜以諧語海從呈一偈云慕居士而來見居士而止長嘯不談禪乃淨名師予衆客歡笑樂甚余亦竟醉

戒

字無意文無筆女無態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  
也張旭之治草書也七情六慾天地事物之變  
一寓於書故曰草聖蘇子瞻聖於文然其得意  
之作多得之飲酒談笑之間故其叙南行集曰  
非能為之為工不能不為之為工也此子瞻自  
寫其影也李夫人不見漢武帝轉嚮歎歎故帝  
之歌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淮陰侯俛首跨下如狐兔見獵人迹影俱滅人

不識其雄氣者故曰忍而至此故曰多多益辦  
其用一也章七日摹蘭亭舊本自然不佳揚子  
以玄擬易可必後世人不好梁冀之妻折腰踽  
步當世不數其淫賈誼逸才也不能忍涕於漢  
文之丑祇自號年少耳鬱死長沙何怪故曰臨  
摹賊意補湊賊筆結束賊態童心賊殺嗚呼此  
天下之大戒也

機

萬里從來之龍脉渡嶺涉澗迂迴旋折更數十  
百轉而結為穴不啻針芥然相地者應其處而  
空之令謝世之死骨聚沙成鱗蒸氣成甲斯亦  
天下之大奇已為肘後之說者曰沙水可按也  
郢人之斤如風削人臭瑩恰盡而不傷此其質  
能也非其質而斲焉不割必餘舞百尺之竿者  
置兩足竿頭上手提甕瓮而顛之足左右易幾  
百變而色不動觀者驚相告也然使竿之外加

是焉械者不能也故夫置虛空之足揮無質之  
斤古及今未數數也韓信寄食淮上曾無一卷  
之書十人之聚一旦登漢祖將壇驅市人萬萬  
而用之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哉信而後晉司  
馬師其庶乎陰養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間一朝  
而集莫能知其所自来也

分

江陵在翰林時往見何心隱相對移刻不交

談出語耿天臺曰此飛妖也吾將穆之天臺入  
而心隱徐步庭中低頭自語曰此妖必為宰相  
雖然為宰相必殺我吾安所得彈丸地而藏此  
幻形焉斯二人者無言而相斷以神如交左券  
是宇內之真相知也使心隱不蟄於江陵之手  
而死牖下心隱必不瞑也或江陵既為相不及  
穆心隱而死江陵亦不瞑也持千金之璧而之  
市者予之九百則怒予之千餘亦怒必予之千

而後市者無言市之者不復言也當其分而已矣

古

天下無世而非古也日旭月朗水流花開有以異乎否也無人而非古也眼橫鼻豎首銳足方有以異乎否也無物而非古也商之盤周之刀秦之碑漢之鼎唐宋之書畫宣德之窑有以異乎否也無事而非古也堯禪禹繼湯伐秦爭劉

頑頃怒以至范蠡之逃張良之去劇孟之俠司  
馬相如之賦曹操之猾王衍之白嵇康之懶李  
白之詩陸龜蒙之怪蘇軾之文米芾之顛石曼  
卿之飲李載贊之禪胡友信之舉子業各赴其  
時各騁其致有以異乎否也然則古何以貴解  
者曰夫古何貴古者所以識其既往以別于未  
死之人如人之既死則曰已作古人之古也又  
如年之高者稱之曰尊曰長曰老曰翁是也廿

人不解古意譚古則驚譚今則笑亦見其惑之甚矣噫不滅古今之號不破好古之習而能新天下者未之有也

今

天下未始有今也一言出口則已過未出則未來也戒途者曰將至某處既至則曰已過某處矣此何以然也天下固未始有住也天地不住之氣也日月不住之兩丸也河山不住之積聚

也人物不住之傀儡也心不住之幻影也天地  
住無四時日月住無晝夜山河住無盈竭消長  
人物住無死生心住無前塵後念種種云為則  
世道之死久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位欲行  
不欲止也易之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貴思不  
貴止也金剛經曰見在心不可得見則已有在  
則有所止過去未來涉厯之閑而不離不即之  
名也故又白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今字之証

據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又曰其毀也成也其成也毀也此  
今字之註脚也大抵聖人制字多虛活圓渾擁  
其異同之形似而稍為之分別對待令人可想  
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據後之曲學外道必皆  
強為之說如體用寂感形神性命之類可勝道  
哉可勝道哉

樊王事中節

樊侯作旌孝匾貽孺和孺和懇辭之父云辭者  
君德旌者吾位正不相妨也孺和囑主行者默  
遣人携以歸余謂孺和之孝宜旌旌宜辭辭之  
不得宜默携以歸此舉固恰恰中節也人生字  
內豈獨惡不可縱為即善亦不可顯為至於年  
老居貧尤宜退縮節省一事免見一人其益無  
量薛文清公曰洗心退藏於密以約失之者鮮  
矣老少若能奉行大地齊成佛道

高峯上牀法

高峰禪師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牀別了襪和  
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余年來  
頗學上牀法殊恨未能夜過景德寺前有嫗誦  
此偈者不覺喚醒前念顧視溝中卧一醉人臭  
息如雷大笑云如此方是上牀法也

摹古

昔有從雲間歸者遺紙數幅頗類苔色而硃寫

藻荇其旁蓋篠竹紙為之不知何名也今夜讀  
志林云昔人有海苔紙今世無有余所見殆倣  
是也夫雲間新安人好摹古法每惡其着跡可  
厭然使後世得見古人之遺似亦不可無好事  
者按楊用修錄云古人與朋儕往來者以漆板  
代書帖又恐其露泄遂作二板相合以片紙封  
其際故曰簡板亦云赤牘嘗戲作二板藏齋中  
見者莫識也王孺和聞之笑謂余曰君倣此甚

善但俟君家童子持來不作報章吾事辦矣余答云千秋後謂吾以古物相覘不亦可乎

書田孫二監事

宦者孫隆以織造久住杭州梵宇天宮多所修建的是西湖大功德主築長堤橫亘湖中與蘇公堤相映帶人稱之曰孫堤世或笑之然其人故不可廢非特閩尹中之好事者已也杭城故無水自李長源白樂天沈文通陳述古蘇子瞻

遞建六井以通水利杭人至今賴之而孫尹欲  
盡出其羨餘開渠汎河為城中永永無窮之利  
竟為當道所格可怪也今年夏士政從西湖歸  
為余言如此士琰又言杭有監稅宦者某進集  
翠裘一以媚上因司禮抑之不以進御封送孫  
尹且盛言此事不可開端狀孫立訪織者主名  
重責之义罰銀三千使重建湖心亭宏偉特甚  
世稱闡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

者也田孫所立卓卓如是詎謂今世無呂疆張承業哉田司禮名義其歿免宰相某事尤偉

詩句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王文成公十歲時過金山詩也虛幻超忽如龍蛇虎豹怒飛蹙張不可捕縛之狀丘文莊東坡祠詩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醉翁亦是九歲時作氣象

和緩蓋彬彬理學之士矣

夜景

王摩詰云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下上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鍾相聞秦太虛云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天宇開霧林間月明可數毫髮自普寧几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

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二境澹宕淒清真文中畫  
也余少時喜夜游務窮搜奇勝老來大怯風露  
不復窺戶者久矣讀二公語黯然欲涕

世廟罷鎮

武宗朝命宦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  
便宜勅秦府縣非法事氣焰恣橫可畏世廟即  
位春秋甫十六耳是時永嘉驟相君臣相得歡  
甚每上殿輒賜繡墩命坐一宦者過殿下永嘉

故改容起立上注目熟視久之明日竟罷鎮曰  
張先生猶畏此輩况其他乎萬曆二十六年有  
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於道南康太守  
吳寶秀為中使誣奏檻徵京師其妻怖死今年  
清明日偶見科臣救寶秀狀輒思先朝之盛云

讀史句法

項羽傳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學為句則  
文義自出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南八男兒死耳

不可為不義屈舊以南八為句不若南八男兒  
為句乃有味也夏白庵亦云

夢

沒寧蘇霜岩從其父司訓公識居嵒五年與余  
輒遊甚密好作詩寫字無通畫竹法既別數年  
音問時至嘗寄余隔江遙望圖以通其意又嘗  
作七言律詩先子每感其情至時念之今夜夢  
霜岩來訪神情如昨若有叩待者俄一僧至演

作天魔狀高唱蘇子瞻大江東去詞後又吟一  
絕云佛甲燒猪待子瞻子瞻猶伴曉雲眠醒時  
吃酒醉時唱勘破人間棒與禪

姦偽之辨

太公七害其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  
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  
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文辯辭虛論高議  
以為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

謹勿寵雕巧素朴兩者皆害而素朴之偽至於不可近況可寵耶然則偽與姦盍有辨乎

紀文

經生入場有集其說而不能下筆者以其說告同舍生將祈潤焉同舍生默用其說而祕之弗出其業以相眎也其人方窘甚會同舍生恠疾亟呼曰以為若德遂用之為是場禮經之冠後對公車窘自若也一生見其姓名訝用吾敬誦

其魁卷以為一時之治高唐生學者莫踰之也  
乃今日相見幸甚持其草再拜請教生又竊取  
之遂登第嗟乎同舍生忍其病以定窘者之魁  
而窘者又藉其餘以中禮闈之式功名出處豈  
偶也哉

紀異

丙申苦脚痛神思憤憤然正月人日忽見金冠  
真人坐牀辨上將及余足念痛且極坐即不能

忍矣心怦怦久之睡熟而覺痛乃大喊又半月  
而僧性仁遺我淮香兩束問所從來僧叅云近  
者參禮雲臺雲臺三官真人道場也知君腳痛  
私為祝之亟問以何日往叅答云正月人日聞  
之恍然嘗欲作一小記鐫石因僧送至雲臺頂  
上多病未果附紀其事

食橘

橘之盛出衢福二地者上衢以味勝福以色香

勝衢味與口相習所謂溫溫恭人親之忘倦者也。福產稍露尊重如遠方貴客結駟聯騎令人迎承不暇洞庭有張生者嘗貺予角柑四顆甘脆異常然是一丘一壑之秀物外逍遙者耳世長懷福橘相遺剖而甘之書此

讀王昌傳

顧朗仲叙兩生十義云居常妄想恨不見贊起聞兵責育聞力龍施聞攤張許聞法懦般聞巧

秋杜闡奕此數人者非幸而不遇其敵以獨擅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以各盡其竒也。余讀之驟然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成其名於後世是未為不幸者。祝允明作王昌傳曰：王昌或久虛其力，輒手足掉撼，不自休。速葬山中，擢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而無為於室。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指斷之，力稍解，嗟乎！故有不幸無所事事而不見其奇之歟。止者矣。天

下豈少王昌之徒歟

試酒

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為權衡也。今夜許仲嘉出新醅嘗客予愛其醇滑似不澁喉間下者。蓋所謂和而加嚴而不猛者歟。然滑故應爾。而微少新興豈出廄之駒。遂無翩々試步之性耶。張時可也。異羨甚恐不耐久時可之木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余能以舌為權衡者也。

放飲酣甚遂不成寐戲命桐書之

飲松蘿茶

松蘿茶有性而無韻正不堪與天池作奴况嶽  
山之良者哉但初潑時臭之勃々有香氣耳然  
茶之佳處故不在香故曰虎丘作豆氣天池作  
花氣嶽山似金石氣又似無氣嗟乎此嶽之所  
以為妙也

夢語有省

臺中見行輩紛紛悲喜違順之態畧具又有老人既死強焉更生又更死者又一婦人衣其寶玉端然自燃焚已惟餘兩手余笑曰活燒的人也剩一雙空手此語頗有省記之

頑道○民

江上頑道民徃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一日復過之見其人子母相抱而哭甚哀道民間故其人曰吾父小逐什一于下即有傳

言父卒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而在故悲耳道  
民慰之曰姑自寬稍停當有的耗後七日來報  
其人汝父甚無恙則已索其父平安信一通出  
之懷中道民一日一夜能行六百里頃刻能敝  
百器又能數日不食誠異人也與予文最善其  
它行誼一時莫能紀其詳

○ 許先生課子

子瞻在海外携叔黨自隨嘗語人每幼子過出

一篇相眎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父子情深  
讀之可涕也○許公旦先生嘗冬月課其子設短  
屏自障曰作文須意思舒展方盡研長會風雨  
疾甚久乃呈稿先生賦詩云冬來文史未應疎  
手掩寒茅試課渠○風雨滿堂燈火喚真成今日  
是三餘○一簷風雨繞書缸○忍凍呵毫意未降  
若個珥貂溫室裏○初來能不困寒窓○又為代和  
二首兩樸寒窓點點疎○驪風釀雪總閑渠○書生

耐識三冬味。坐煖青檀丙夜餘。膏火頻添續。  
短釭寒威縱橫也。須降夜深風雨歸何處。西月  
窺人到半窓。吟罷手酌巨巵飲三子。曰今夕勞  
著不汝量也。昔蘇子羨每夕讀書。輒盡一斗。有  
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耳。元倩兄弟常誦斯  
語。輒嗚咽不勝。

○江妾

往寓長安聞棄水巷有江岳者甚竒然莫知其

事也。今日遇王祖王弟見眉公道江事其妾號  
三姐者尤異江常徃來華亭以其妾併二箱寄  
友人家而獨身走四方每數月不歸時有音問  
必付眉公家一小奚奴誦之率以為常主人旦  
晚使婦女進饌出即掩其門竟日危坐三年而  
不變會主人當賀江妾具禮物甚腆而後主人  
之婦女窺視其箱多金寶錦繡真奇事也一日  
眉公見江老而問曰如夫人故秀何所取公信

乃尔江曰此妾故大同将官女十六来歸能騎  
會驅高不可上倩驅者翼之而驅者戲翼以上  
行至水側佯呼驅者飲驅乃出鐵簡撲殺之江  
中嗟乎江翁即奇恐無渝其妾三姐矣

聞雁齋筆談卷之三

康城病居士張大復著

第一不可說

李卓吾林書載康崑崙琵琶是天下第一等奇事又載若無母書是天下第一篇文章却又看卓吾子曰便覺氣韻索然議論酸腐此老胸中壘塊下筆無狀其種々可喜可愕之談載在他書者且與天壤俱敝矣乃獨見短於第一奇文

奇事之下何歟。蓋唯第一則不可說，所以夫子之道游夏不能贊一辭。此是游夏不可及處。語稱佛頭上着糞，亦曰：「佛頭上不可有著。」則是糞耶。

自警

續齊諧記云：陽羨書生寄鵝籠中，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世間有如此可人耶？將比面師事之。東坡先生有

言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此又是如來心髓未  
易輕覩雖然由坡之道直入菩提如書生是起  
非二乘淨名經之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可墮  
墮何難入鵝籠中乎吾礙世久矣近頗學耐煩  
法亦時時同得幾分去無柰有物頓喉間頸面  
亦時時發赤危哉危哉吾亡無日矣

呂光午聞僧兵事

浙人呂光午號思峰從何心隱游心隱以金數

千、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少為諸生、讀書杭州招慶寺、與一少年相友善、時阮撫使養練僧兵、少年為兵所侮、呂居間解之、僧抗悍多大言、呂輒與鬪擊傷士十三人、群兵走訴撫臺、使者大怒曰、吾為朝廷養兵、何物豎儒敢敗乃公事、呂屹憤羅衫、長揖階下、徐曰、明府過矣、一書生能抗士十三人、彼士十三人者、伎安在、而稱兵乎、且朝廷用此亂輩何為也、阮色解、遂罷僧兵。

又海上大盜某人莫敢捕曹別駕手觴練水捕  
兵陳老三使擒之陳領命訪市肆中有云頃一  
人衣白紬衣短髯白眼來肆中食麵問縣中陳  
老三安在知為別駕捕盜即馳南去陳點頭曰  
此是矣急領捕兵四十餘人追之則盜已駕小  
船而南一人搖櫓而手自撐篙其疾如瀉衆兵  
取毛礮夾岸擲之兩手流血而櫓不少懈篙益  
縱橫不可上會遇小橋陳以橋板從空投下船

始不得行盜方取刀將奮擊陳又從岸上持巨  
板壓其首盜乃縛時練水賽食群公在鐘樓下  
聚觀為呂思峰言之呂訝曰惜哉此夫吾故知  
其習水戰者也槎溪道中趙長白為余言如此  
余又聞華亭盤一盜伸其兩膊能於膊上剪銀  
應手而解呂嘗欲從獄中劫之華令畏其多力  
輒撲殺不果劫呂每大限以為失人云或曰呂  
昆季三人長曰老山其人類鬼谷子次某善談

兵思峰其季也、何心隱為江陵所殺、陳其尸道傍、禁不得收、夜有二生昇之歸葬廣中、或曰其一人即思峰也。

前輩警省

有一人陪地、捺屐而行者、居尚書里、周刑部鳳鳴輿歸、群鵠亂噪於傍、刑部問故、或云捺屐者取其雛故噪、刑部咎責之云、汝捺屐而行故是往生業報、柰何復取鵠雛、汝亟縱之去、免汝撻

捺屐者取雛懸樹而上納之巢中仍懸而下畧無艱苦態刑部嘆曰天下之無是理有是事者豈少哉吾為刑部脫有告訐者云捺屐者上樹如飛吾豈信之乎反覆自惟民之究於吾者多矣蓋前輩爭事警省猶如此今日憇東禪靜室中舅氏省吾偶為余言

宋熙素馨

末麗俗云茉莉花之香勝者也尤堪月下相對

如太真洗粧露坐明皇憑肩私語時然不耐久  
處久則覺有草氣正堪與水仙花作對耳楊用  
修云茉莉即鬢花與素馨隸名八珍中金馬鞍  
山後亂石中往往生素馨花特小而白枝葉稍  
似虎刺但微瘦葉亦稍尖僧心丹嘗植一本覽  
之亦是可人而世莫知貴豈利與素之效與畫  
此以發一笑

夜起自礪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僵卧床上。如坐斧覬中。起  
則蚊子擗亂。窓間漱漱。來嘬人。徐步庭中。見月  
英和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  
之。然自顧粟無徵。君之貌。薪無怪魅。之山庭無  
高安之氣。日且旦。室人洗釜。而待炊。索我枯魚  
之肆矣。忽自念言。前境盡惡。已復啞然自笑。吾  
所居大是學問之具。奈何若受茅狂。粗愁喜為  
用哉。吾亡無日矣。因書此自礪。

○ 瘡中語

子璋觸牋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昔有人病瘡、誦至此、輒霍然愈者、世遂相傳以為杜詩能已瘡也。然又有非之者、曰不然、三年猶病瘡。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此非杜陵詩乎、由此觀之、杜陵正自不免。余謂文章之妙可以泣鬼神、要在知其味者得之耳。今歲病瘡、稍寒而壯熱、如坐甑中、狂歌蜀道難、一篇至飛。

湍瀑流爭喧逐。硃產轉石萬壑雷。不覺颭颭有  
爽氣也。其明日則寒沁肌骨矣。方恨家人輩無  
知者。忽憶秦少游云。發于景中。起于毛端。欠伸  
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如泣壑陰崖。  
单衣犯雪。龜穹蠻窟。奄奄欲絕。塞威既替。熱復  
大來。方畢。煤毒回祿嗣灾。躁外渴中。卧已復興。  
欲挾斗杓。東適渤海。酌以注嗌。未足為快。讀之  
便自神王。不謂千載上。固有知已。然則古人妙

處何篇不可已癘，何篇為已癘而製方也哉？醫經云：聖人因病而發藥，非為方以待病。如病瘧而必求愈於子璋觸體之句，幾謂文章無用矣。

杯酒談交

我觀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死知已，所以与人成大功。我觀今日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未寒，面未变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村莊，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

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蒼蒼。感君稱我為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与碌碌我何奇。有酒與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蓮云。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一片有心人。即在三千客中耳。子畏此詩。定是徐經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浪、不自貴重。然觀其為宸濠所辟、嘔穢席上。竟以身免、輕猥。人有此作用否。今日偶讀前詩。不覺泣下。士抱不世之才。

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草澤與賣菜傭編戶而處  
而烏巾措大猶指之為猥為佻也不亦悲夫

習

人生以後却無性只有習嬰兒墮地貧者浴水  
富者怯風水非兒之宜風非貧之拒蓋所居則  
然矣居之限而習成焉浴水者肥黑多力怯風  
者羸弱易病配毒胎於豢養藥石進於窮勞如  
是而曰貴賤殊稟貧富異骨豈不謬哉

楚中老人

楚中耿仲子好遠遊縱轡所如不問程路嘗誤入大澤深山中以為庶幾有異人焉一日走岐黃間迫暮未知所稅駕望見一老人軒然來騎服甚整遂並馬而行至一店店主具衣服率妻子迎之上座如主僕禮乃多市牛酒邀仲子同食至雞鳴時去主人送之如初仲子遂淹留店中伺察之店主云吾為老人守此店此吾

主也問其姓名店主云不知嘗過臨清與老人  
同載老人見吾忠實遂托千金為資使貿易於  
此亦不知其為何方人也每年一來會責耳然  
聞老人取責于四方所在多有仲子悵然惜老  
人之年已暮不復能大有為也然斯亦奇甚矣  
偶見眉山有豪士為長公輸葬磚五千而人莫  
知其姓名漫紀老人事

辛庵苦心

松陵顧辛庵性度方雅故有子美驚人之癖每  
羅公車對意不自怡忽々行吟見者痴之嘗謂  
予曰某於此道良苦乙未之役主司擯予々不  
能降請故卷觀焉其罪言曰怪歸而屈首三年  
未嘗窺戶乃自謂得之矣又不然又得其罪言  
曰庸嗟乎吾無路矣予笑曰君無恐悠悠々者不  
足存也若果巨眼則兄之病不可療耳因大笑  
別去今復三年矣癸卯春偶讀其行卷於北亭

果然秀雅却微泥苦心人也不知造物者肯竟  
解其縛否因與兒子話其事書之

嬰兒攝虎

子瞻題孟德傳後述雲安嬰兒攝虎事以信虎  
之畏不懼已者其說有理小生乍開題便解開  
闔擒刺而老儒提筆格格然豈亦為虎所攝歟  
題亦畏不懼已者歟李宏父自言吐詞為經落  
筆驚人我有二十今識二十分才二十今膽安

得起若人而問之

周茂仍

周茂仍性好閒適率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數里  
許引流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之曰釋棘  
殆是古人觀稼之意耶吾思田者作勞故心不  
怡唯釋棘濯足婦子相饁時至足樂耳杜少陵  
詩云開門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此老大不解事  
世間那得此等閑人知者不為為者不知境與

人之不相值亦久矣今日再過廟涇衆望樹色  
隱隱可見又風雨輒停桃花爛熳想見七郎婆  
娑其下把酒胡盧也書此以為相見時一笑茂  
仍嘗語余云村居故自人世但入城時見故人  
話時事不覺莞爾自喜此語真有味也

思巢居

雨氣滛蒸浮紛几席之上古簾繩床舞復着手  
足處支頤自想豈多生以前吾其巢居之民歟

種蘭

果中之橄欖書之綠卉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  
絕未有儂之者友人某解衣質錢願為典花主  
而念不及蘭見曇經輒掩其卷但能欹橄欖三  
枚余嘗疑之此兄又是強解事也今日得興蘭  
一本植息庵中思之不覺失笑

種蕙

語云山林間十蕙五一蘭故曰蕙賤而蘭貴蘭

少而蕙多也此不然衆與少豈貴賤之骨與蘭氣醇遠不射而蕙艷發蘭韻長而蕙微短等國香政堪伯仲耳必貴賤人物於衆少之間則荀氏八之當以多故減貴而李白蕭穎士儻然有子將亦曰少者固不賤耶楚經云既藝蘭之九畹兮又種蕙之百畝蓋取謂有此內美故不為貴賤之証

樊侯父母之心

嘗以樊侯小記揭之土山偶為醉少年所毀廟  
祝窖之倩其友來謝訊之乃二胥也予告之曰  
憶吾記中有豪胥猾吏四字二君豈謂此耶吾  
聞二君情貌非其人也父茹冰蘖一時從事閭  
閻學書久為人間佳話公等與有榮焉即二君  
苦務清冷門可羅雀獨不思數十年後不逞之  
徒有詐訐前件者寧有樊父時事否麗德公隱  
居躬耕人有勸其立產業遺子孫者德公輒謂

之曰吾貽之以安此真父母之心不可忘也其友感動而出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某能察人之顏色而知其所向卒然掩之無弗中也有盜四十餘人主者使他捕私掠之既伏矣久之無騷以問薛薛請見之群盜救救然坐日中薛呼主者曰天寒甚何不多市牛酒市具縱群盜大爵盡解其縛盜亦

驚泣而去薛笑曰監奴幾敗乃公事脫四十餘人中有一人曾為盜者即啖以牛酒必不去脫不去安所辭私掠乎主者面然其說私心快快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來告已得盜矣問之則主者之親某又溫室也主者益訝之且疑縱盜情回測薛佯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小船直抵其所指盜者家盜聞薛來神沮矣盜方出定薛執其手曰某家財碩若今我某尸居

肯拾已落之唾耶長蘅大笑曰若者任為之今  
日霽上人書東謂從周參父家讀某文語：會  
心向予乞一部去歸時間之何語是會心處乎

牡丹

洛陽人特呼牡丹為花蓋重之也東坡看花吉  
祥寺指為智巧便佞之物正抑其為時眼所逐  
耳今托於修竹之下叢稍破欄而出窘接無餘  
而花猶悴悴然試其本色而不復自憐其力之

盡也智巧便佞豈六有時不幸耶柳堤閒步花  
氣迎人顧謂曰子一笑

暮雨

雲情變詭石楚流滋麥鳥駛飛螻蛄正咽亦有  
怒蛙拱息艸下張口噤舌若候雷鳴狂飈忽捲  
萬馬奔沸疎雨墮毛忽復鳴琅百道金蛇迅霆  
如梨氣散渾收浮膩亦歛燈火清煌南亭聞寂  
榜顧鮮寐故自悠然

聞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歛梁伯龍戲以彩繒作鳳凰狀吹入雲間有鳥百十隨而拱之觀者大駭伯龍死久矣其新翻雜調往往散入侯王將帥家至今為俠遊少年所傳詠其好事蓋亦一時之冠也偶聞風箏悽然有感

靜畫

一鳩呼雨修篁靜立茗椀時供野芳暗度又有  
兩鳥咿嚙窓外均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鼾  
忽止念既虛閒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霽上人看舉業

舉子業亦可寄興而予又不能有他長時復拈  
其一二以示練水李長蘅長蘅怪之曰君病應  
爾豈可以儒生酸腐之技肆其縱來未剖之談  
如造物相妬何予意不然恨非儒生耳果儒生

餘氣無能為也盜手戰亟命家人擎一箱來箱  
至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海虞顧明卿  
為余言

論書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末有未  
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此善論也乃知字漸玄妙  
方可艸書而世人競率意為之自謂天放豈復  
有書意乎古人云事世不及草書嘗舉以戲草

草者其人轍妄對云章艸固不易作此尤可笑  
古來疾書無如懷素顛旭古詩云興來絕叫三  
兩聲粉壁縱橫千萬字讀此者要得其躋踧湍  
志之態正不當先以豪放目之也病久廢書今  
日獨坐息庵下戲取粉板作掌大十百字如壯  
士囚縛愈發愈野不覺啞然自笑吾書不減科  
蚪不復能料理久矣當存之以俟識者立耶行  
耶走耶毛雨穿櫺書竟失去

紀異

髯者張某嘗舉網得一巨鯉額有硃文云三躍龍門闖九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付與張鬚嘴陸仰山見凌醉樵嘗言此蓋得之日擊云

夢記

辛丑八月廿二日夜天氣始涼雨窓聞寂為兒女輩畧說圓覺大義既久輒鼾就枕昏然夢與元倩輩循坡而走高崗突兀野境逶迤携手遠

眺忽見萬花爛開皆似海棠狀而高輒數丈不可攀折其地亦不能至道旁枣實纍纍枝壓不勝含葷拾而啖之入手瑩然味亦甘滑余與仲嘉稍折而西齋拗有石大如五石之瓠面面玲瓏有口鼻眼處題曰鬼頭石旁皆峭壁壁間斷碣文字漫滅不可讀隱隱若云是崑山某前輩愛玩五十年後復移植于此者空中危直石梁高擬百丈其長半之而澗不盈四三尺梁之根

則樹之妙也余亟呼叔顯觀之叔顯曰虹氣也  
余笑曰石梁非真虹亦非假余烏乎辨又折而  
西平疇幽曠復有石俯瞰流水大可盈畝狀如  
芙蓉色如紅玉辨葉參差隨形鐫文其上字畫  
道古臺中一一成誦大都高人勝士所製也昔  
不能記憶耳時余念言祝希哲唐子畏蔡林屋  
諸人飽飯山水又能作此等快事造化何負於  
彼而世共惜其不遇真可笑也方謂家世長圖

之而雞聲喔々漏下五鼓矣余自頻歲病廢衆口食貧日為米鹽所迫逐對月臨風了無情緒形神輶息乃復得此奇絕境界豈化物者以是償哉我書此志幸

見晉翁

晉翁虞陽余祖舅也長先君呼八歲其遊如兄弟然先君既歿而翁不忍過余里中必迂道而行嘗謂余極欲相見然無柰腹痛之感今年十

月十二日見翁里第老屋瓦盆敝裘短憤楚如三十年前事相與追論徃昔歎泣泣下翁性慷慨每飲輒醉每醉必放歌自快至八十猶然而年來齒亦漸豁矣余方低頭自悲會童子未言練水姚遠之在余舍拭淚而別翁送余至階下浪吟云眼前風景還依舊世外人情幾變遷

雲栖放食

杭州有其母溺於江而求尸不得者計無所出

矣忽一婦人墮門告曰先年余夫墮潮死余聞  
雲栖放食無不度也亟以銀五分附薦焉事且  
數年矣昨夢余失來告曰吾自隸名鬼錄與潮  
偕往來也汝汝頑力得為行潮者首倘再一得  
食可離水苦吾且暮圖之不得其便吾行潮能  
取諸溺者尸而歲之則某人之母在焉汝往告  
之析某以雲栖之食相報可乎溺者子按其言  
求之果得尸今日余在景德寺中看默上人放

讎口食陳繩伯言

仰山詩句

里中陸仰山好辨六書其辭堅不可屈然作詩  
頗有俊句其感懷詩云漏入臺回枕寒生愁際  
衾絰窓殘月上應照未磨心又云一室淒涼况  
半生牢落人冷澹蕭瘦頗似賈益風骨元情兄  
弟偶誦其語燈下記之

王孺和帖

今日友輩中受樂莫如沈修幻受苦莫如余  
自五更即料理薪水稍納支一日便焚香煮茶  
獨坐蘇齋中友生相遇縱談山水文籍或說訛  
語笑話夜間脫憤坐榻上呼兒子稍理時業家  
人輩亦時時相勞苦而余亦對景慨然自笑頹  
眉男子僅僅為不終日之計可鄙也今日得孺  
和一帖云無日不在死法中恨又不能死耳造  
物頗以貧賤困人能於此中稍不受纏縛者不

免於貪賊外費渠種、安排罪過愈深正宋知  
受譴何極然則余之樂殆又不可量也時事碌  
碌誰能為終日計者余過矣余過矣

性相

性宗以相為桎梏相宗以性為籠統兩種人真  
是操戈入室可憐憫也僧古源將參少室遇余  
言別道人錢虛白在坐錢戲源曰用不多圖箇  
快活自在罷源忽然作色余笑曰不是一番寒

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源喜虛白目余一謂源  
曰不然朱考亭有言等間識得東風面萬紫千  
紅想是春兄行矣要識取東風面也虛白大喜  
曰好判狀余曰不敢聊勸和耳

嘉善廉吏

許鍊號石塘雲南人嘉靖中以進士為嘉善令  
剛介廉直多惠愛時當入覲既渡河度橐中不  
能乘輿竟騎一驢而去至邸中杜門待命與人

絕無交涉後徵入為御史隨以年例食憲不久  
致仕今日偶與客言樊俠冰蘖之操近世希有  
客謂余言昔嘗見許公如此庶幾近之

天臺應卒語

耿天臺提學南省行縣至崑山未至習儀一狂  
生出班高聲稟曰糾舉某生負大不敬天臺頓  
足少間徐曰如此夫節乃爾狂躁大不敬即汝  
當之誰為不敬者付吏繫去後亦竟不問語云

試之卒以觀其量正是頓足時難也

子瞻桃花詩

子瞻桃花詩云戲將桃核裏紅泥石間散擲如  
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余嘗  
令畫子稊核之文筆疊浪間偶發一枝輒  
為樵者亂拾以去頗恨之今日讀此詩自幸種  
桃雖不成就不至作效顰婦也

讀酒經

數朵薔薇嬾嬾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  
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頽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  
經一過弁書中郎所作醉鄉調獎引於未吾觀  
畫工寫生大都於梅花下著水仙蓋其臭味則  
有然矣

梅庵柬

戊子春先君既歿之二日諸僕未畢靈聲隱々  
起西北電光如綫余時哀號踣地奴子持一束

至則先君之友周梅庵先生來也其畧云延陵  
李子之喪其殮也以時服則既有聞於君子矣  
余每感其意自愧久不報今年先君大痛之辰  
飯僧蘇齋追思言笑而僧有問周先生故居無  
恙者輒揮涕錄其語焉

東坡作墨

志林去已知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大發幾焚  
屋數間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

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  
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鼓作此  
紙按年譜己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益元符  
二年也攷之外傳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  
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  
趨之或問其季子過過大笑曰先人在儋耳無  
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大幾焚  
廬翌日煨爐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

筆言卷三  
以意自和之不能為鋌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  
亦絕倒衡因謝去叔黨此言可信不謬而坡公  
饒興致亟於獎善故云爾然聞衡墨自佳可與  
九華朱觀相上下借坡名以行政是墨賈常態  
不足怪也

臺

有徐應禕者白皙長爪嘗為縣胥又嘗賣藥於  
市余亦嘗過其肆中相與語歡甚今死數年矣

余嘗夢至道士院堂有三扁中曰紫薇宮左曰  
全義之民右曰池仁氣皆金文大書舍宇鮮潔  
應祿著帽衣青衣楚楚出迓歡語如平生既覺  
午餘侍慈氏問故人吳文秀家慈曰此徐應祿  
之兄也相對恍然記之

### 渡巴城

巴城湖蓋湖之小者辛卯深秋予歸自海虞阻  
風湖口四日去冬持訪公亮舟膠崇寧寺下堅

不可動者亦復五日誰謂尺水無波天下事可以憑臆而斷也今日風鶴甚至湖寂然此大平常事然予心自喜蓋由往時之膠阻為之緣影耳默默自照亦足以破涼轉之妄矣膠之日公亮以露輿相迎欣然乘之過田間老婦稚子無弗竊笑者道遇仲純相與藉草而坐老氓出菆餌食予拉往馬涇庵遂留宿誌且求診於仲純為定兩方而別同游者邵兵部蓮塘繆仲純譚

公亮公亮之子元龍

燈下戲書

今夜被酒得鄒公覆書恨僕不宜病廢全其微  
尚須與驕奢淫佚消磨殆盡始得故是此兄盛  
念吾自秋入冬來無日不病無病不劇頗覺意  
思都盡今日慶長載酒相邀與王幼昭恣口歡  
謔亦既驕矣奢矣淫而佚矣燈前授筆作文一  
章詩二章頗有生韻始知驕奢淫佚不足消吾

之福還能豪吾之興也記此以復公獲一笑

許家郎

許家郎名士憲十三能文章未及炊黍時三題  
立就風義道上頗有落地食牛之氣三年後崑  
山又一名士也此道真如積薪後來者上耶